



傷寒論疏義

五

十武
409
6



門七武
號409
卷5

問氏
杏庭

問氏
杏庭

傷寒論疏義卷第三

江都喜多村直寬士栗學

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

問曰病有結胸有藏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脈

浮關脈沉名曰結胸也何謂藏結答曰如結胸狀飲

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沉緊名曰藏結

舌上白胎滑者難治

此設問答以辨結胸藏結之異夫飲邪相結盤踞

胸堂名曰結胸陰寒凝結逆於心下名曰藏結二

者大抵得之誤下後而其脈與證之狀則不同其

鞭滿而按之痛結胸證也寸脈浮關脈沉結胸脈也夫按之而痛與按之反快者自天淵惟寸浮關沉驗之病者必無此脈疑有差字或曰攷玉函千金及翼作關上自沉總病論曰其脈寸口浮關上尺中皆沉或沉緊名曰結胸也又金匱下利篇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下自濇同文例蓋寸主胸關主胃今寸脈浮是所以驗其病位而關上自見沉結之狀是所以徵其結實乃飲邪相結胸中為實之診也亦通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藏結證也寸脈浮關脈小細沉緊藏結脈也尤氏曰如結胸狀者謂如結胸之按而痛是也飲食如故其義難解

疑有羨文亦未可知時時下利者因胃中虛冷水穀不別也結胸屬熱實故脈沉藏結屬虛寒故脈更細小緊勢之令然也舌上白胎滑者難治蓋陰寒上結胸中無熱故舌見白胎滑不似結胸之黃燥也此章曰難治而下文乃言不可攻並見藏結之難治不可妄攻者字宜虛講非必言舌上白胎滑者而始難治也胎字聖惠方作苔總病論神巧萬全方並同因知胎本是苔字从肉者與胚胎之胎義自別矣孝慈備覽舌者司腸胃傷寒傳胃則胃熱燒灼津液乾枯結于舌上為胎如銅心滾沸米飲煎乾結衣一層于鍋底卽此意也案經曰病脅下素有痞連在臍傍痛

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藏結死當與此節參攷夫府屬陽藏屬陰此證名曰藏結惟是陰寒凝結之義耳若曰邪入深結於藏則乖矣

魏氏曰人知仲景辨結胸非藏結為論不知仲景正謂藏結與痞有相類而與結胸實不同耳蓋結胸者陽邪也痞與藏結陰邪也痞則尚有陽浮於上藏結則上下俱無陽獨陰矣陰氣內滿四逆湯證之對也

藏結者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藏結下者字据玉函千金翼訂補

此承上文亦論藏結言結胸熱實尚有陽證見于外而藏結乃純陰凝固決無陽熱之證結胸或潮熱而藏結不往來寒熱結胸有煩躁而結藏其人反靜結胸舌上燥渴而結藏舌上滑潤病狀雖相似而證證相對寒熱虛實夏然不侔况經文明曰不可攻則其胸中結實非攻下所能任而溫經復陽之治瞭然言外矣然上文曰難治而此又引其端曰不可攻讀之洵知藏結之積漸凝固宗氣亦憊不任攻下其證錯惡最難療者也案藏結脅下素有痞或嫌與柴胡證溷斯揭不往來寒熱一句

不特證有異于結胸潮熱抑斷其與柴胡證不同也

劉蒞庭曰太陰病下之而胸下結鞭與此相近金匱曰病者萎黃燥而不渴胸中寒實而利不已者死亦類證已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也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此論痞結之原由太陽病其人實而有飲是爲發於陽其人虛而有飲是爲發於陰反下之者不當下而下也因者因誤下之虛也言病發於陽而反

早下之表熱乘虛陷入飲邪相結盤踞胸堂因而作結胸如大小陷胸湯丸證是也結胸者謂飲邪結聚於心胸也成氏曰結者如繫結之結不能分解者也病發於陰而反早下之亦表熱陷入飲邪相併逆於心下因而作痞鞭如甘草半夏生薑三瀉心湯證是也痞字係否从疒劉熙釋名云脰否也氣否結也說文注徐曰痞病結也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俞氏曰二證皆繇下早皆是熱入其不言痞者省文以見意也案發於陽發於陰舊說以爲上篇發熱惡寒無熱惡寒之義果爾

直中陰證而反下之豈有不立斃者乎或謂中風傷寒之別然痞結二證風寒互有論中未嘗分屬也故亦未清絕因顧陰陽二字所該廣矣茲所謂陰陽均在太陽一證上區別是人虛實何如耳即與上篇云有熱無熱者別是一義如此看做便夜光雪竇妙理眼前嗚呼千古讀書家朦朧朧既既不能悟復不能疑又何恠焉

巢氏曰結胸者謂熱毒結聚於心胸也否則心下滿也按之自硬但氣否耳不可復下也又痞者塞也言府藏否塞不宣通也病源

秦氏曰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滿此千古疑句也觀仲景以大小陷胸湯重方治結胸以諸瀉心湯輕方治痞滿則知發於陽發於陰乃言病之輕重舊注以發熱惡寒發於陽無熱惡寒發於陰不知無熱惡寒者陰症也反下之即死矣焉能成痞滿仲景豈用黃連瀉心寒藥治悞下後之陰症乎案此解未確然稍優舊注故揭于此又曰此條申明表熱未解失汗悞下成結胸痞滿之由言病發於陽表熱之重者下早表熱內陷而

成結胸發於陰表熱之輕者若下早成痞滿必是以表熱之輕重而分陰陽也

以上三章辨結胸與藏結與痞之同異

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痙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舊本
痙 痙 痙 今因玉 函脈經校改

此又舉結胸之稍輕而勢連甚於上者以申明其證治也言結胸從心上至少腹鞭滿痛不可近則其勢連甚於下者治下宜急攻之以大陷胸湯今結胸從胸上滿鞭項強如柔痙狀則其勢連甚於上者治上宜緩攻之以大陷胸丸直攻胸邪煮服

倍蜜峻治緩行下而和之以其病勢緩急之形既殊湯丸之製亦異也汪氏曰下之則和者言邪實去胸中和而項自舒之意蓋和字對強字而言耳其言如柔痙狀者胸間邪結緊實項勢常昂而不能俯以其項強殊甚狀有似痙但非如剛痙之背反張故云柔痙狀也
柯氏曰此是結胸症中或有此狀若謂結胸者必如是則不當有湯丸之制矣

大陷胸丸方

大黃 半斤 葶藶子 半升 芒消 半斤

杏人半升去皮尖熬黑○陶氏曰凡丸散用杏人桃人諸有膏膩藥皆先熬黑黃別擣令如膏指攪視泯泯爾乃以向成散稍稍下白中合研擣令消散仍復都以輕踈翁篩度之須盡又內白中依法擣數百杵也

右四味擣篩二味內杏人芒消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彈丸一枚別擣甘遂末一錢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為效禁如藥法篩音師彈徒案翻此於大陷胸湯增入葶藶杏人二味更倍加白蜜者葶藶逐飲杏人下氣變湯為丸殆以蕩滌之體為和緩之用者白蜜一合即十棗湯之大棗十枚

也案經文直不曰下之而曰下之則和者即緩下可知矣又所服不過一彈丸劑雖大而用實小也且曰一宿乃下豈如承氣陷胸之必一鼓而下耶陶氏曰凡云錢匕者以大錢上全抄之若云半錢則是一錢抄取一邊爾並用五銖錢也肘後百一方序錄喻氏曰胸邪緊逼以大陷胸湯下之恐過而不留即單以大陷胸丸下之又恐滯而不行故煮而連滓服之然後與邪相當而可施戰勝攻取之略觀方中用大黃芒消甘遂可謂峻矣乃更加之葶藶杏人以射肺邪而上行其急者時又倍加白蜜以

留戀而潤導之、而下行其緩、必識此意始得用法之妙、

尤氏曰、此乃峻藥緩用之法、峻則能勝破堅蕩實之任、緩則能盡際上迄下之邪、

龐氏曰、虛弱家不耐大陷胸湯、即以大陷胸丸下之、

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

此以下二章、並舉結胸之死證、以示其誠也、結胸證大抵得之誤下後、邪熱陷入所致、本當下以開其結、然脈浮大則其表邪尚多、未全結也、必待脈

沉緊始可下之、若輒下之、早重虛其裏、一誤不堪再誤、雖欲不死、其可得乎、

柯氏曰、此憑脈不憑證之法也、

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

亦字承上、煩躁便結胸中一證、似不當死、然脈沉緊、心下痛、按之石、鞭及不大便、舌上燥而渴、日晡所潮熱、如下文所云、其證悉具、而煩躁者為津液已竭、胃氣敗絕之徵、故亦死、蓋前證以表邪未盡、早下之則死、本證以從前失下、不下之亦死、悉具二字、全為一章眼目、

令韶張氏曰煩燥未必就是死症惟結胸症悉具而又加煩躁必死全在悉具二字

喻氏曰煩躁為津液已竭胃氣垂絕之徵醫人於此寧莫投藥可免病家之咎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為風數則為熱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

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憹陽氣內陷心下因鞅則為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

必發黃拒其呂翻○舊本數則為熱下有動則為痛數則為虛八字案動則為痛數則熱煩見平

脈法金鑑云數則為虛句疑是衍文劉蕡庭曰當併動則為痛句從剛動數之動宜泛講今并從其說竊為

芟訂此論大陷胸湯之總治當分作三截看太陽病至表未解也揭從前所見之脈證醫反下之至大陷

胸湯主之言誤治之變與救變之治乃為結胸正證若不結胸一段以其變之輕者而言之太陽病

脈浮而動數浮則為風寒在表之診數則為邪熱正進之兆宜矣其頭痛發熱也盜汗謂病人睡著

而汗出即內經所謂寢汗也藏氣法時論然微盜汗出者似乎表解邪欲傳裏不當惡寒而今反惡寒者

爲表未解也。當是此胡桂枝湯證，傷寒盜汗證，屬少陽說，見明理論。若醫不辨表裏，誤下之，則動數之脈，變爲遲，乃是胃中空虛之故。此時豈尚有浮脈？其膈內拒痛者，乃是客氣動膈之故。此時尚詎有表熱，膈心胸之間也。拒格拒也。拒痛者，謂邪熱入膈，膈氣與邪氣相格拒而爲痛也。客氣外臺作客熱。總病論作宿熱。方氏曰：陽氣客氣之別名。知是陽氣與客氣同，乃陽熱之邪氣也。詳見中篇。短氣躁煩，心中懊懣者，膈中之飲爲邪所動，氣乃不舒而神明不寧也。由是陽邪內陷，與飲相結，心下

因鞅而結胸之病成矣。大陷胸湯則治飲邪內結胸中之正藥也。若其人不結胸，濕熱相併，上蒸于頭，故但頭汗出，津液不能旁達，故餘處無汗。劑頸而還，水道不行，則濕熱內鬱，必外蒸于皮膚，故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治當利小便，以瀉其濕熱。若其方法，則詳于後，故茲不贅也。

喻氏曰：動數變遲三十六字，摸寫結胸之狀，歷歷如繪，非化工之筆，安能點綴病情如此哉。

常氏曰：發黃者，與茵陳蒿湯。茵陳煎汁調五苓散亦可。

隱庵張氏曰合下四節皆為大陷胸湯之證

大陷胸湯方

大黃六兩 去皮

芒消 一升

甘遂一錢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升去滓入芒消煮一兩沸內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陷胸者謂能治邪熱陷入胸中而名之也成氏曰胸為高邪陷下以平之故治結胸曰陷胸亦通此方大黃苦寒蕩滌芒消鹹寒軟堅甘遂乃通水之要藥三味相藉以能治水邪結于胸中方內大黃六兩較他方分量更重此其為峻劑可知也

尤氏曰大承氣專主腸中燥糞大陷胸并主胸間水邪燥糞在腸必藉推逐之力故須枳朴水邪結胸必兼破飲之長故用甘遂且大承氣先煮枳朴而後內大黃大陷胸先煮大黃而後內諸藥夫治上者制宜緩治下者制宜急而大黃生則行速熟則行遲蓋卽一物而其用又有不同如此柯氏曰此方治水腫痢疾之初起者甚捷徐氏曰結胸雖非若痞之挾飲宜瀉然太空之地單氣不能結亦必藉痰溼而邪聚至高故用藥必出胸脇以及腸胃蕩滌始無餘否則但下腸胃結

熱反遺胸上痰飲也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沉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韌者大陷胸湯主之

此節論結胸亦有不因誤下而成者也言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者因其人胸中素有痰涎邪熱與此併而填實於膈內竟成結胸也脈沉而緊者為飲邪搏結之診

程氏曰此處之緊脈從痛得之不作寒斷心下痛按之石韌者乃水邪填塞之明徵也故亦以大陷胸湯主之

張氏兼善曰下早結胸事之常熱實結胸事之變所入之因不同其證治則一理而已

中西子文曰熱實與寒實相對實即胃家實之實也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芫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為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

此亦承上申明結胸不因誤下者之證治言傷寒十餘日之久熱結在裏必是大便閉結舌胎乾燥渴欲飲冷也而復加以往來寒熱仍兼半表當用

大芫胡湯以兩解表裏於陷胸之義無取矣裏字對表之詞與直言胃者有別說見附錄汪氏曰裏內也此說若但結胸表無大熱者此為水邪結在胸脇其人頭微有汗乃邪隔於上而氣不下通水氣上蒸使然也故與大陷胸以破飲而散結允為的對也案大芫胡證亦有心下急痞鞭等與結胸為疑故對待為辨蓋往來寒熱與無大熱相對執結在裏與水結在胸脇相對但頭汗出亦芫胡證所無且上文曰熱實此曰水結互意以相發明結胸之病源也或謂結胸之外更有水結胸一證謬

甚矣元氣錢氏曰若是水飲必不與熱邪并結則大陷胸方中何必有逐水利痰之甘遂乎可謂一言破惑尤氏曰邪氣入裏必挾身中所有以為依附之地是以在腸胃則結于糟粕在胸膈則結於水飲各隨其所有而為病耳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哺博狐翻所許通此結胸兼胃實之證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內

傷寒論疏義 卷三
外誤治兩亡其津液矣以致邪熱內結不大便五六日胃府已實可知舌上燥而渴胃津已竭可知日晡所小有潮熱胃熱薰蒸可知此皆陽明內實之證然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則陽明必無此大痛由是辨其爲結胸兼胃實也此已屬下證但飲邪相結必用陷胸湯由胸脇以及胃腸蕩滌始無餘若但下腸胃結實反遺胸上痰飲則非法矣蓋本證必有膈內拒痛心中懊憹等不言者承上以省文也前注有改心下作心上者非是案前云膈內拒痛心下因鞭次云心下石鞭其證

稍重此云從心下至少腹鞭滿不可近其證最重然其源則一故均用此方以驅除水熱也尤氏曰不用大承氣而用大陷胸者亦以水食互結且雖至少腹而未離心下故也

隱庵張氏曰全在痛不可近四字以證太陽結胸中西子文曰發汗日重下之日復見津液匱乏也劉廉夫曰案舌上燥乾而渴與藏結之舌上滑白大分別處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

此章乃結胸之輕證。夫結胸邪重結深，膈內拒痛，心中懊懣，從心下至少腹，鞭滿，痛不可近，脈亦沉實，故宜大陷胸湯以攻其結，瀉其邪也。小結胸邪淺，結輕，正在心下，不及膈上，按之則痛，不按不痛，脈亦浮滑。方氏曰：浮則淺於沉，滑則緩於緊，廼名之曰小結胸病也。故不須攻擊之，驚劑然遂是飲邪併結，所以用小陷胸湯開其結，滌其邪也。

錢氏曰：正在心下者，言止在心下一處，不若心下滿而鞭痛，及按之石鞭，結在胸脇之甚且大也。按之則痛，亦不似膈內拒痛，及從心下至少腹硬滿。

而痛不可近者，至於心下痛之，不按自痛也。

程氏曰：痞證亦有心中下鞭者，但不痛耳。

小陷胸湯方

黃連 一兩

半夏 半升

栝樓實

大者一枚。王氏曰：栝樓實連殼剉用。

去殼無効。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樓取三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黃連滌熱，半夏導飲，栝樓潤燥，三味相合，以滌胸膈痰飲，開胸膈邪結，攻雖不峻，亦能突圍而入，故名小陷胸湯，分溫三服，乃緩以治上之法也。

尤氏曰黃連之下熱輕於大黃半夏之破飲緩於甘遂栝樓之潤利和於芒消而其蠲除胸中結邪之意則又無不同也故曰小陷胸湯

太陽病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四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

此條辨表證誤下有結胸熱利之變也太陽病二三日表邪未解不能卧但欲起者以水飲內畜心下結滿卧則氣壅而愈甚故不能卧而但欲起猶支飲倚息之類矣其脈微弱者以中氣素衰寒飲

停留陽氣不暢故曰此本有寒分也寒分即寒飲也凡論中言寒者多是水飲小青龍湯條曰此寒去欲解少陰篇曰膈上有寒飲是也而謂之寒分者分字無太意義尤氏曰以病屬於寒故謂寒分猶金匱所謂血分氣分水分損分之分也治當解表中兼溫散寒飲若醫見心下結而誤下之利隨下止則陷入之邪不得乘勢下走與飲相搏邪從寒化而結於胸中必作結胸也乃亦寒實結胸之類證但以其人陽素虛故不宜利藥也四日承上文二三日而言不必拘若三日下之而利未止者

第四日復下之則已誤再誤中氣不守胃氣下陷裏寒挾表熱而下利故曰挾熱矣協熱玉函脈經作挾熱按協挾古字通用見方氏通雅

錢氏曰桂枝人蕩湯證誤下而利下不止故因虛寒而成痞鞭此條協熱二字當與桂枝人蕩湯條不甚相遠也

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脈細數者頭痛未止脈沉緊者必欲嘔脈沉滑者協熱利脈浮滑者必下血數色角翻協挾同

此章據脈斷證詳其文義與辨平二篇相似疑為贗手闕挿今不敢釋焉

舒氏曰張蓋仙曰下後脈促斷為表未解此條何又云欲解且通篇單憑脈以決證尤為紕繆夫一脈主證多端安知其不見他證乎若舍望聞問三法以論病茫無確據矣先聖斷不為此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瀝之若灌之其熱被劫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瀝瀝同蘇因翻劫居怯翻此論冷水瀝灌之逆以併示其治法病在陽者謂

邪熱在表也。濕與暎同。含水噴也。灌漑也。汪氏曰：灌則更甚於濕矣。劫止劫也。金匱百病篇有百合洗方亦是濕灌一法。言病在表，法當以麻桂發其汗，醫反以冷水濕之。若灌之，則水寒束其外，表熱被止，劫而不得發。越水邪鬱留於表，而彌更益悶熱，曰彌更益者，甚之之詞。粟起者，毛竅豎起如聚粟之狀也。水寒之氣客於表，則汗孔閉，故肉上粒起如粟也。然此只留熱在皮膚肌肉之中，而不在胃口，故意欲得水而反不渴矣。先與文蛤散以解煩導水，若不差者，水邪必內犯，故與五苓散內以消之，外以散之，乃

表裏兩解之法也。

山田宗俊曰：服文蛤散不差與五苓散者，猶與小建中湯不差與小芫胡湯，與小芫胡湯不解與大芫胡湯例。按文蛤證似渴而不飲，五苓證渴而能飲，文蛤證小便能利，五苓證小便不利，是其別也。

文蛤散方

文蛤五兩。別錄云：文蛤生東海，表有文，陶隱居曰：文蛤小大而有紫斑，陳藏器曰：按海蛤是海中爛最久在泥沙風波淘灑自然圓淨，有大者小者，以小者久遠為佳。文蛤是未爛時殼猶有文者，此乃新舊為名二物，元同一類也。並出證類本草。

右一味為散，以沸湯和一方寸匕服，湯用五合。

此用文蛤一味者蓋取其能利水氣尤氏曰文蛤鹹寒而性燥能去表間水熱互結之氣蘇頌曰此方醫家多用殊効案此條柯氏以為文蛤湯錯文其說似甚有理今錄于左方

柯氏曰此等輕劑恐難散濕熱之重邪彌更益煩者金匱要略云渴欲得水而貪飲者文蛤湯主之兼治微風脈緊頭痛審症用方則移彼方而補入於此而可也其方麻黃湯去桂枝加文蛤石膏薑棗此亦大青龍之變局也

劉蒞庭曰此條從柯氏作文蛤湯證方始對且金

匱渴欲得水而貪飲者豈發散所宜一味文蛤自似切當蓋其方互錯也

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白散舊本三物下有小白散

下有亦可服三字案玉函千金翼并作與三物小白散尤氏曰小陷胸湯及亦可服七字疑衍蓋未有寒實而仍用黃連括蕪者金鑑云小陷胸湯四字必是傳寫之誤桔梗貝母巴豆三物其色皆白有三物白散之義溫而能攻與寒實之理相屬亦可服三字亦衍文也今從其說竊刪正焉案朝鮮國醫方類聚引本經云無抹子活人書南陽活人書得効方永類鈔方名三物白散又外臺引范汪療男子虛失精三物尤氏及金鑑說并有所據矣

此論寒實結胸證治夫結胸水邪相結槩皆熱實今乃胸中素有水氣寒涎邪氣內陷與此相搏自

從寒化而遂為寒實結胸證無熱證者身無大熱口不燥渴之類是也惟以其人陽猶持故用三物白散峻利之也案陽受氣於胸中今水寒結實窒礙要害自非細故所以用此峻駛之劑下寒而破結亦不得已之兵也

程氏知曰結胸有大小之別寒熱之異不得槩用消黃也

松陵徐氏曰結胸皆係熱陷之症云此寒實乃水氣寒冷所結之痰飲也

山田宗俊曰寒實對熱實而言所謂無熱證是也

非曰敢有寒證也

白散方

桔梗三分陶氏曰古秤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成一兩攻玉函千金翼巴豆六銖桔梗貝母各十八銖而孫氏千金舉陶說以為神農之舊秤則知六銖為一分去心不爾令人心悶又熬黑似如脂巴豆一分陶氏曰巴豆打破剝其皮刮去心正與杏人同義詳見大陷胸丸方貝母三分

右三味為散內巴豆更於臼中杵之以白飲和服強人半錢匕羸者減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進熱粥一杯利過不止進冷粥一杯杵昌與翻

羸力為翻。○舊本此方後有身熱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若以水澀之洗之益令熱劫不得出當汗而不汗則煩假令汗出已腹中痛與芍藥三兩如上法四十八字是蓋前章文始散注脚錯簡在此使人難解今從刪愚亦從其說竊芟去之

是方治寒實結胸證極峻之藥也桔梗以開胸閉貝母以散胸中鬱結巴豆極辛極烈斬關奪門故能散寒實而破水飲蓋非熱不足以開其水寒非峻不足以破其實結耳

散者散其結塞比湯以蕩之更精也且白飲和服者并取其留戀于胸不使速下耳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總搜逐胸邪悉盡無餘然惟知任毒

以攻邪不量強羸鮮能善其後也故強人半錢匕羸者減之孫氏曰錢匕者以大錢上全抄之若云半錢匕者則是一錢抄取一邊爾並用五銖錢也

洪遵泉志前漢武帝紀曰元符五年罷半兩錢也行五銖錢舊譜曰此錢厚大者經一寸重五銖巴

豆性大熱進熱粥者助其熱勢以行之也進冷粥者制其熱勢以止之也俱用粥者藉穀氣以保胃也案熱能助藥力冷能解藥力徐子才云中巴豆毒者用冷水外臺引仲景治肺癰桔梗白散方後云諾利不止者飲冷水一杯則定可以互證焉

以上十二章統論結胸證治而病在陽一節

疑為中篇五苓散證中錯簡。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鞭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慎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脈弦五六日譫語不止，當刺期門。俞、輸同。○舊本五六日作五日，今因成本玉函訂補。

此乃併病輔治之法，以其證如結胸，承上文結胸而連類及之矣。頭痛項強者，太陽也；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鞭者，少陽也。曰或曰時，俱未定之詞。方氏曰：眩目無常主而旋轉也，冒昏蒙不明也，或與時互言也。蓋本證必有發熱惡寒、心煩喜嘔等

不言者，冒首七字寓其義。此當屬茈胡桂枝湯，不俟言而知。兼行刺法，以泄盛邪，乃其治法也。大椎第一間，即百勞穴，一椎上陷中，主瀉胸中諸熱氣。肺俞在第三椎下，兩傍各一寸五分；肝俞在第九椎下，兩傍各一寸五分，并主瀉五藏之熱。此雖有太陽證，慎不可以麻黃青龍輩發其汗，強發其汗，則邪熱乘燥入胃而發譫語。設脈實大，則邪已犯陽明，猶為順，可以下之。今脈弦，縱令五六日譫語不止，亦未離少陽，慎勿下之。當更刺期門以瀉其邪也。期門在第二肋端，不容傍一寸五分，上直兩

乳主傷寒胸中煩熱過經汗不出案經云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鞕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正與此條互發

楊氏士嘉日期門即三焦之府取穴以病人中指中節為寸令仰臥從臍心正中向上五寸以墨點定從墨點兩邊橫量各二寸半大約直兩乳是期門穴也

程氏曰此尚太陽有餘而少陽不足故頭項之強痛專主而眩冒與如結胸之痞鞕僅或而時焉似可發汗不知已有少陽輒不可發汗萬不宜從譌

語處瀉胃邪在少陽只是昭料胃液為主此大法也

以上一章論太少併病輔治之法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譌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取之

此以下三節論婦人中風傷寒成熱入血室之證此章乃得病之際經水適來者中風惟舉發熱惡寒而不日他證者省文也謂之經水者李瀕湖曰經常也有常範也經水適來者以中風寒熱之時適遇衝任盈滿當瀉之候或熱邪煎逼胞脈已

開子宮之血方出而熱邪排闥直入致為熱入血室也。血室即子宮也。素問所謂女子胞是也。又稱之子戶。金匱大黃甘遂湯條云此為水與血俱結在血室也亦言子宮也陳良甫曰巢氏病源并產寶方並謂之胞門成氏曰血室即衝脈衝守戶。張仲景謂之血室即血海誤。且經水適來至七八日則表熱從血而下泄是以熱除而脈遲身涼然邪又乘血室之虛而內據之。所以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致譏語也。法當內服小芫胡湯以解其邪。外刺期門以洩其實。焉案得之二字據下條攷之蓋似指寒熱而言也。不專屬經水。又此證不擬方蓋不論適來適斷並

以小芫胡湯為之套劑。昔人已有其說。尤得經旨。今且從之。凡本經論鍼刺皆輔治之法。未有勿藥而特用針刺者也。或謂經水適來乃紅汗之類。不藥而自愈。豈其然耶。

山田宗俊曰刺期門者以洩胸脇下滿猶太陽頭痛項強刺風池風府及大椎肺俞之類。注家以為期門肝募肝主血則悖矣。

常氏曰隨其實而瀉謂鍼家常行瀉法也。令韶張氏曰經曰婦人之生有餘于氣不足于血。病雖與男子同而經水與男子異。故此三節特提

婦人中風傷寒又以其病在經脈狀如結胸故亦列在小結胸篇中也

程氏曰至于婦人中風傷寒治法稍同男子而唯熱入血室一證則必從少陽主治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為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芫胡湯主之

此亦婦人熱入血室證未得病前月事已來而得病適斷者也前條由中風在血來之前血出而熱遂遺也此條由中風在血來之後熱與血相搏而

留于內故曰其血必結也劉蒞庭曰經水適斷四字當在七八日之上倘七八日之後適斷者則其來必在得病之初是與適來何別唯文勢有體不要錯易愚謂本條七八日上省得之二字也蓋經斷七八日之久尚續寒熱不已發作有時即下文所謂如瘧也其血必結以下文此申明所以經斷寒熱之義周氏曰此經不應斷而斷明係與邪合歸血室則其血因熱而斷亦因熱而結矣熱與血結邪不得去遂令寒熱發作有如瘧狀小芫胡湯主之者上言刺法此揭治方以互相發明也

楊氏士瀛曰小芫胡非特為表裏和解設其於解
血熱消惡血誠有功焉蓋傷寒發熱一二日間解
撤不去其熱必至於傷血不問男女皆然小芫胡
湯內有黃芩芫胡最行血熱所以屢得奇効否則
熱入血室張氏特以小芫胡主之何哉

方氏曰續謂續後得也適斷言值經水正來適然
斷止也上言刺此出小芫胡皆互相發明也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讖語如見
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焦必自愈舊本
上焦作上二焦案二焦之二係刺
文脈經注亦嘗疑之今竊刪正

此亦論經水適來證前云中風此云傷寒互文以
見風寒俱有此證也上條云發熱惡寒此但云發
熱承前以省文也且經水適來下蘊得之七八日
字言婦人常傷寒發熱之候經水適來則血室空
虛邪熱乘虛入於血室晝為陽而主氣暮為陰而
主血晝日明了者無關於陽氣也暮則讖語如見
鬼狀者有傷陰血也無與母通禁止之辭也犯胃
氣言下之犯上焦言吐之此病在血而不在氣在
下而不在上也若誅伐無過變證隨出烏能自愈
耶案此節亦不議方藥然汗吐二法皆非所宜小

芫胡湯刺期門則其治也蓋經文自愈二字為無犯胃氣及上焦而發若言不治而自愈則與經旨相去遠矣

成氏曰無犯胃氣者謂恐以譏語為陽明內實攻之犯其胃氣也明理論

黃氏曰此三節論婦人經前後感病之原產後與經後同

汪氏曰此言汗吐下三法皆不可用也必也與小芫胡湯以和解邪熱斯不調其經而經血調譏語等證可不治而愈

以上三章論婦人熱入血室證治

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芫胡桂枝湯主之

此太陽少陽併病詳證而略名也支節玉函作肢節謂四肢之關節也支枝肢三字古通用煩疼猶曰悶疼不可發汗篇曰心中太煩骨節苦疼脈經有骨節苦煩支并此義也或以為熱疼非是傷寒六七日發熱惡寒支節煩疼太陽證也乃惡寒發熱而微支節煩疼而一身骨節不疼痛則太陽亦稍減矣支結支撐而結也朱氏曰心下妨悶者非

痞也。謂之支結。王冰曰：支，拄妨也。說文：拄，支也。支飲候云：支飲謂水飲停於胸膈之間，支乘於心，故云支飲。並可徵焉。嘔而心下支結，少陽證也。乃嘔逆而微，心下支結而胸脇不苦滿，則少陽亦尚淺矣。若此者，惟當以小芫胡湯和解少陽，而加以桂枝湯發散太陽，蓋證之輕重相均，故治亦取雙解，此不易之法也。經文再云：外證未解者，指太陽為外證，蓋表證已去，邪全入少陽，則非桂枝之所宜也。柯氏曰：仲景書中，最重芫桂二方，故於六病外，獨有桂枝證。芫胡證之稱見二方之任重，不拘於病也。

松陵徐氏曰：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疼痛，煩以上太陽症，微嘔，心下支結，以上少陽症，外症未去者，太陽症為外症。程氏曰：支結，即下條之微結也。微言其勢，支言其狀。

芫胡桂枝湯方

- 桂枝 一兩半 去皮○舊本脫 黃芩 一兩
- 人蔘 一兩 甘草 一兩 半夏 二合洗
- 芍藥 一兩 大棗 六枚 生薑 一兩切
- 芫胡 四兩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本云
人蕤湯作如桂枝法加半夏芫胡黃芩復如芫胡
法今用人蕤作半劑

此小芫胡與桂枝湯各取其半合為一方乃太陽
少陽併病之正方桂枝以散太陽未解之表芫胡
以解少陽已併之邪斯與病相適矣名曰芫胡桂
枝湯其以芫胡冠桂枝之上者非敢有深意只是
隨宜構文云爾

中西子文曰是合芫胡桂枝二湯而為一方者然
如其煎煮法則不依芫胡而一依桂枝殆亦不可

不察其旨焉

山田宗俊曰本云以下玉函成本並無是後人所
攙可刪此方合芫胡桂枝二湯者已非自人蕤湯
變來也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
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
也芫胡桂枝乾薑湯主之

此亦論太少併病兼水飲者證治傷寒五六日已
經汗下之後則邪當解今胸脇滿往來寒熱心煩
者是邪猶在半表半裏之間也微結小便不利渴

而不嘔頭汗出者水氣留結之徵也或曰微結字不當於胸脇稱之蓋心下微結之省文也太通程氏曰微結較之痞滿實爲有形較之結胸遜其沉鞭微謂其勢亦是夫渴者以水飲停蓄津液不布也不嘔者以水在胸脇而不在胃也頭汗出者以水氣上壅也此爲未解者太陽之表亦未盡解也故當與芫胡桂枝乾薑湯以雙解太少兩邪併溫散其水飲也前注以爲汗下後亡津液而內燥似未得其旨焉水氣以汗下而解本論云汗下後人微錢氏曰發汗而復下之致胸脇滿而微結是必汗

不徹而表邪未盡因下早而外邪內陷也令韶張氏曰本經用復字反字妄字各宜着眼劉蒞庭曰此條諸注爲津乏解然今驗治飲甚效因攷曰微結曰小便不利曰渴俱似水氣之徵不嘔者以水在胸脇而不犯胃之故但頭汗出亦邪氣上壅之候也

芫胡桂枝乾薑湯方

- 芫胡 半斤
- 桂枝 三兩 去皮
- 乾薑 二兩
- 栝樓根 四兩
- 黃芩 三兩
- 牡蠣 三兩 熬
- 甘草 二兩 炙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此太少兩邪未解故以此胡桂枝合劑而主之即此胡桂枝湯之變制也兼以水飲相結更加乾薑栝樓根牡蠣劉蒞庭曰蓋乾薑溫散寒飲牡蠣栝樓根並逐水飲牡蠣澤瀉散亦有此二味其理一也金匱治小便不利栝樓瞿麥丸亦取于利水案此方用乾薑者與小青龍同意蓋證冷熱並有故藥亦寒溫互錯也張氏曰服藥後反加微煩者近世謂之藥煩以汗後津液受傷胃氣虛熱不能勝藥力也必須復服

藥勝病邪方得汗出而解傷寒之候強說合卷人松陵徐氏曰邪氣已深一時不能即出如蒸蒸而振發熱汗出而解之類心下滿口不欲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鞭脈細者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沉亦在裏也汗出為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為半在裏半在外也脈雖沉緊不得為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芫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屎式視翻此又承前條論病有表裏證言傷寒五六日邪當

傳裏之候頭汗出微惡寒者表仍未解也手足冷
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鞭脈細者邪結於裏也兩
邪互拒乃陽氣微鬱滯而不暢所以手足冷脈細
是爲有表復有裏也若此證見脈沉亦在裏也此
句應下文脈雖沉緊句夫頭汗出者陽氣怫鬱不
能外達故週身無汗而但頭汗出故曰是爲陽微
結經文惟曰汗出而不曰頭汗曰陽微而不曰微
結并省文也又疑本證心下滿大便鞭或爲邪全
陷裏陽極似陰之證而又有不然者假令純陰結
而在裏則不得復有頭汗惡寒之外證始合悉人

在裏之純陰結故此爲半在裏半在外也純真也
陰指裏而言純陰結者邪全結于裏也更曰前所
謂肢冷脈沉殊似少陰而又不必然蓋脈雖沉緊
不得爲少陰病所以然者何陰不得有汗而今頭
汗出故決知非少陰也當與小芫胡湯以開達陽
鬱則自愈是殆與四逆散同意若服湯已外證罷
而不了了者必大便之鞭未除自宜利其大便使
得屎而解也經文不處湯藥卽小承氣調胃承氣
輩皆所當酌用者耳
令韶張氏曰必有表復有裏必有頭汗惡寒手足

冷之表證復有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鞭之裏證也

郭氏曰實者大芫胡虛者蜜煎導之

程氏曰凡脈細脈沉脈緊皆陽熱鬱結之診無關少陰也可見陽氣一經鬱結不但陽證似陰并陽脈似陰矣此條之結兼從大便鞭上說

又曰驗其得解須是沉緊脈還於浮大汗出而手足温

以上三章論太陽少陽併病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芫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

之芫胡證仍在者復與芫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

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者

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

芫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痞音否

此節分三截上截辨少陽誤下後其證仍在復與

芫胡湯中節言下之而成結胸大陷胸湯下節論

下後變為痞證宜半夏瀉心湯夫嘔而發熱者小

芫胡證也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若有下證

亦宜大芫胡而以他藥下之誤矣他藥即承氣之

類非有別藥也因此證唯芫胡為對證之藥彼不

常用者卽指爲他藥也。他藥字又見禹餘糧九條。此雖經他藥下之幸無他變。芫胡證依然仍在者不妨復與芫胡湯以和解之。故曰此雖已下之不爲送也。惟以下後正虛難於勝邪故必蒸蒸然振動戰慄却發熱汗出而解也。太陽中篇曰凡芫胡湯病證而下之若芫胡證不罷者復與芫胡湯必蒸蒸而振却復發熱汗出而解。與此節互發宜參照矣。若下後心下滿而鞭痛者此以其人本實水邪相搏盤結胸中此爲結胸故宜大陷胸湯。若但滿而不痛則此以其人本虛飲邪相併而逆於心

下遂爲痞證不特陷胸不可用卽芫胡亦不中與宜半夏瀉心湯瀉其熱以滌其飲也。秦氏曰此言結胸痞滿不獨太陽下早而成卽少陽表證誤下亦成也。

松陵徐氏曰不痛二字痞證尤的。

周氏曰人之津液一經邪閉則肺氣自不宜通卽聚而爲痰飲况復誤下則外邪內陷搏結心胸膠滯難開自然之勢也。若但滿而不痛較生薑瀉心湯條無不利下利等證卽方中去生薑而君半夏則有形之飲與無形之熱俱去而心膈之滿自消。

矣亦張氏之論與無張氏之論無涉而亦張氏之論
 令韶張氏曰此復以小此胡症大陷胸症以明痞
 症之不與二症同不特陷胸不可與即此胡亦不
 中與而併以起下文諸瀉心湯之義也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半升

黃芩

乾薑

人參

甘草

黃連

大棗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
 服一升日三服舊本三服下有須大陷胸湯用
 前第二法十字今據成本刪去

瀉心者瀉心下之邪也瀉心雖同而證中具嘔則
 功專滌飲故以半夏名湯耳此方薑夏滌飲以散
 痞氣芩連清肅以瀉痞熱下後胃氣必虛漫甘棗
 所以補其虛而為之斡旋矣此其人胃氣本弱水
 液不行更經誤治胃冷熱搏而為心下痞塞蓋證
 冷熱不調虛實相半故藥亦寒熱互用補泄相因
 以調停之立方之精義殆入神矣後人移之治雜
 病痞鞭孫真人曰若寒加附子一枚并見運用之
 妙

尤氏曰按痞者滿而不實之謂夫客邪內陷即不

可從汗泄而滿而不實，又不可從下奪，故惟半夏乾薑之辛能散其結，黃連黃芩之苦能泄其滿，而其所以泄與散者，雖藥之能而實胃氣之使也。用蕩草棗者，以下後中虛，故以之益氣而助其藥之能也。

吳氏曰：法滓復煎者，要使藥性合而為一，漫無異同，併停胃中，少頃隨胃氣以敷布，而裏之未和者，遂無不和。甘草瀉心湯、生薑瀉心湯、三湯俱去滓復煎，亦同此義，皆取復煎以共行其事之義。秦氏曰：細玩瀉心諸方，示後人練方治病，惟在分

兩上輕重加減

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鞭，下利不止，水漿不下，其人心煩。

漿音將

此言太少併病誤下，以成結胸者，經曰：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鞭，頸項強而眩者，慎勿下之。此乃芫胡桂枝湯所主治，而反誤下之，以犯其禁，則熱邪內陷，與水飲相結，以成結胸，心下鞭，又因誤下之虛，中氣不守，而下利不止，胃土受傷，則水漿不下矣。其人心煩者，津液已竭，正氣散亂也。此雖曰成結胸，非陷胸之所能任，或重用溫補，庶可僥倖生於

萬一耳然已殆矣方氏曰心煩下疑有脫簡汪氏以為大抵其候為不治之證不亦宜耶喻氏曰其人心煩似不了之語然經謂結胸證具躁煩者死意此亦謂其人心煩者死乎

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濡音軟

此章論明氣痞證以分飲結之痞也復反也脈浮而緊為風寒在表之診法當以汗解而醫反誤下之則緊反入裏者言前所見緊脈之邪熱因誤下之虛陷入於裏而作心下痞滿也錢氏曰此不過

因表邪未解誤下裏虛無形之邪氣陷入於裏而成痞耳周氏曰緊去單浮正照合緊反入裏句入裏為痞故謂顯浮二說並是然但是熱結無水飲之相得所以不按之鞭痛而自軟故曰但氣痞耳濡與軟軟與同古字通用案半夏甘草生薑三瀉心湯證并水熱相結故皆心下痞鞭而痛此證惟是熱結故心下自濡而不痛即當屬大黃黃連瀉心湯蓋經文自濡二字乃對痞鞭之辭前註謂此無形之氣不如結胸之有形迺以氣痞與結胸對看欠妥

方氏曰濡言不鞭不痛而柔輒也痞言氣隔不通而痞塞也

隱菴張氏曰自此以下皆論痞證

山田宗俊曰邪在表面反下之其人有留飲則成結胸無飲則作痞故云但氣痞耳若其濡云云俱是無水飲之辭也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漿漿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

漿直立翻

乾音干

此言水邪併結而其證最劇者太陽中風至乃可攻之先舉大綱以論水邪相結者表解而後可攻之意下文乃申明其義也言太陽中風而下則下利上則嘔逆此水氣淫溢為患也若表既解不速攻之胃氣大虛後難為力矣然太陽陽明合病必下利嘔逆况表證裏虛者亦間有之何以知其水氣為患耶故更申明之曰其人漿漿汗出似乎表證然發作有時則邪已成實可知矣頭痛是表證然既不惡寒又不發熱則是水邪壅閉裏氣上冲使然非關表也乃心下痞鞭而滿脇下牽引而痛

乾嘔短氣汗出而不惡寒卽是一團水邪蟠踞胸
胃結連脇下且水勢瀰滿下滲而爲利飲邪壅盛
上逆而爲嘔水伏于內而氣不宜通故短氣水走
于外而毛竅不守故汗出斯水飲大肆浩浩莫禦
自非此利水之峻劑豈可直折其衝者乎汗出不
惡寒句却應上文藜藜汗出句以再證其表已解
而病實屬裏之義也案結胸證邪結于胸此卽在
心下及脇但其狀與結胸及瓜蒂散證相似而不
同臨病之際宜仔細體認焉
程氏曰顧下之一法多爲胃實而設今邪在胸脇

較之於胃高下不同况胃實者邪熱燥乾津液腸
胃中責其無水今則邪液結聚腸腕間責其多水
故蕩滌腸胃之藥俱無所取矣故取蠲飲逐水於
胸脇之間以爲下法也

尤氏曰金匱云飲後水流在脇下欬吐引痛謂之
懸飲又云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此心下痞鞭滿
引脇下痛所以知其爲懸飲也

方氏曰此蓋邪熱伏飲搏滿胸脇與結胸雖涉近
似與胃實則大不相同

建安許氏曰伏飲之證出於雜病此傷寒法中亦

傷寒論疏義 卷二 三十九 學宮堂影珍版
有此證何耶其人本有痰疾因傷寒所發或傷水
湯停結不散故成伏飲之證也

十棗湯方

芫花熬

甘遂

大戟

右三味等分各別搗爲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
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匕羸
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
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

此水邪充斥爲患最猛不速蠲除之則中氣不支
亡可立待矣而又非尋常滲泄之品所能治故選

此駁峻之劑以直折之甘遂芫花大戟皆辛苦氣
寒利水之至銳者並舉而任之使溝渠徑隧無處
不達一舉而水患可平矣大棗十枚乃與大陷胸
丸之白蜜同意且補土氣以殺毒勢破結仍是和
中不令其有傷於胃此仲景立方之盡善也

陶氏曰方家所云等分者非分兩之分謂諸藥斤

兩多少皆同爾先視病之大小輕重所須乃以意

裁之羸瘦劣也五常政大論能毒者以厚藥不能

毒者以薄藥新校正云按甲乙經

云胃厚色黑大骨肉肥者皆勝毒其瘦而薄胃者

皆不勝毒案此亦是段強人羸人之義也存參

進之時藥力易以潰結也本草經曰病在四肢血脈者宜空腹而在日陶隱居曰毒利藥皆須空腹孫真人曰凡服利藥欲得侵早並宜參商案釋名糜煮米使糜爛也粥濯於糜粥粥然也左傳昭七年注稠者曰糜淖者曰粥糜粥自養者養胃氣也恐此藥峻厲有傷脾胃故耳

隱菴張氏曰糜粥自養者養其胃氣焉觀此則凡攻痞鞭者雖有實證須顧其脾胃之土氣矣錢氏曰參攷方書如控涎丹小胃丹舟車丸神祐丸等法雖後賢變通之法然皆本之於此

